

明陳洪綬隱居十六觀一冊銅版紙一元二角
明陳洪綬隱居十六觀一冊銅版紙一元二角
明陳洪綬隱居十六觀一冊銅版紙一元二角

李公麟九歌圖
宋徽宗池塘秋晚手卷

南京發售處
上海發售處
南京蘇州路(即崔八巷)本院駐京辦事處
上海棋盤街利文藝公司
上海泗涇路

故宮週刊

培基



聖馬施像 (南薰殿聖賢像之一)



漢譯滿洲老檔拾零(續)

朝鮮來書三論通商俘民事(續) 天聰二年八月

蓋我國曾未慮及耳、修葺城池、乃有國者之常事、非為貴國設備者、譬如兄弟比鄰而居、豈有不各修門戶者乎、貴國之名曰滿洲、猶我國之名曰朝鮮、或書文、或言詞、各命國名、無知之人、其間見狹隘、仍名舊號、或亦有之、誠然可惡、雖然其久而自改、惟查送逃人一節、則猶有說、不可不盡言之、所謂陣前俘獲於我者、誠哉是言也、貴國大書逃人之名數、無如其逃人、初雖捨命而出、乃死於饑饉者有之、死於豺狼虎豹者有之、死於毛文龍之探兵者亦有之、得完全來我國者、百無一二、有之而聞貴國行查、恐仍送官、畏不敢來、已各逃散無踪、雖可偵尋、然既為民之父母、前日未能保守、以致遺擄、今又因其來而縛送、心實不忍、故先致書以請、乃未獲答覆、伏思貴國之查尋、並無惡意、且兩國既係和好、誼同一家、我國之

盜物擬罪 天聰二年十月
初七日、駐蹕渾河、初八日、審理乘犯、有都喇喇洪巴圖魯屬下二人盜馬、納克楚牛泉下二人、所送婦女潛逃、追獲後、復肆姦淫、並論及、有盜馬轡者、割其腰、有盜耕者、割其脚、有盜耕者、割其口、此外凡盜物者、概擬以罪、

致遣化王巡撫書 天聰三年十月三十日
是日由洪山口起行、距遵化城五里而營、遂致書於遵化王巡撫、滿洲國皇帝致王巡撫書曰、我國所以與師者、因爾國侮慢侵陵、致成七恨、乃告天與師、幸蒙上天垂鑒、以我為直、舉遼東廣寧諸地、悉以畀我、我猶欲罷兵息民、屢遣人致書議和、爾君臣妄自尊大、且不容我書過山海關、爰整師旅、大舉而至、自喜峰口進西、大安口進東、拒敵之兵、悉已誅戮、歸順人民、秋毫無犯、今爾等若輸誠來降、功名富貴、當與共之、嘗聞良禽擇木而棲、俊傑相時而動、爾等可不深念耶、至人民皆我赤子、來歸之後、自當加以恩養、爾等可速自審處、毋貽後悔之悔、 (本段完)

繪事雜錄(續)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續)
武烈太子方等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既成數人、以問董儒、皆知姓名矣、

張愛寶云、惟王羲之能為一筆書、陸探微能為一筆畫、見志

梁元帝常畫聖僧、武帝親為作讚、任荆州刺史時、畫番客入朝圖、帝極稱善、且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之事、本錄又遊春苑、白麻紙畫鹿圖師利像鶴鵲池芙蓉雜樹圖、並有題印傳於代、

潤州興國寺、苦惱鵲棲梁上、穢污尊印傳於代、 (接第二版)



此畫為明林有麟撰凡四卷所居園聚奇石百種具
 此畫為明林有麟撰凡四卷所居園聚奇石百種具
 此畫為明林有麟撰凡四卷所居園聚奇石百種具

元 衛 九 鼎 洛 神 圖



此畫為明林有麟撰凡四卷所居園聚奇石百種具
 此畫為明林有麟撰凡四卷所居園聚奇石百種具
 此畫為明林有麟撰凡四卷所居園聚奇石百種具

石印素園石譜出版

本院新出版物

本刊每期一大張定價
 大洋八分直接訂購在

容、張僧繇乃就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鶴、皆側首向蒼外石、自是為萬等、不敢復來、
 顧野王好丹青、善圖寫、王于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畫贊、時人稱為二絕、
 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命王褒畫贊、時人稱為二絕、
 北齊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博涉多才藝、常于廳壁畫蒼鷹、觀者疑其真、加雀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時妙絕、

釋玄暢、適成都、止大石
 六神像、
 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
 直閣將軍、嘗畫馬於壁、
 夜聽馬鳴、如索水草、圖
 龍於素舒卷、輕雲氣縈集
 也、天子號為畫聖、時王
 子善恭通神、號為二絕、
 按帝聚觀已來古跡名畫、
 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
 楷臺、藏古跡、西曰寶畫
 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
 集道佛經、別撰目錄、
 元陶九成南村耕錄
 文宗之御章章日、學士虞
 集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
 法書名畫為事、時授經郎
 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
 思之承寵者、則稍疏以
 進、二人不知也、萬幾
 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
 有畫授經郎獻書圖於行
 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
 外史張伯雨題詩曰、侍書
 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
 滿床、奎章閣上觀政要、
 無人知有授經郎、蓋柯作
 畫虞必題故云、
 王淵、字若水、錢塘人、
 善山水人物、猶長於花竹
 翎毛、幼時獲侍趙魏公、
 故多得魏公指教、所以傳
 色特妙、天曆中畫集慶龍
 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德
 管者總其事、劉命若水于
 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
 三丈餘、難於着筆、因取
 紙連粘粉本以呈、劉曰好
 (接第三版)

九月授衣時
 縫紉已難緩
 裁衣細剪裁
 楚之稱七短
 刀工怕風寒
 衣黃委雲滿
 布力與天時
 裁衣坐候暖



則好矣、其如手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其酒禮再拜求教于劉、劉曰子能不耻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為標體、然後加以衣冠、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為之、果善、
 明張鳳翼談轡
 聞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初見以為虛得名爾、再往則以為近代名筆、三往而後寢食其下不能去、夫張畫與聞等耳、尙不能知之、况世之不能畫者、而可輕軒輕之乎、書學亦然、此右軍所以云外人那得知也、今之論書者多為屈言所誤、

明朱一是為可堂集
 此軸先君所藏、相傳為韓幹畫、二馬競逐、豐稷矯健、可謂得其神理、少陵云、幹惟畫肉不畫骨、非定論也、余少見子昂畫馬一軸、方圓肥瘦凡四、各有氣色、最為工緻、然視此生動殊矣、豈畫分唐宋、亦有升降耶、幹畫田人、與韓漢同族、俱以畫名、然少時備酒家、嘗微酒債於王右丞兄弟、戲畫地為人馬、右丞方精思丹青、奇其意、乃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遂妙、使不遇右丞兄弟、烏能自達、士所以貴附青雲也歟、當時澠門下客戴嵩善畫牛、世稱韓馬戴牛、迨元季又稱趙馬戴牛、此時畫牛者、戴文進與子昂頗顯、

明張大復開雁齋筆談

陳白陽畫山水六幅、所謂意到之作、未嘗有法、而不可謂之無法也、倪伯達持視世長、相與絕叫奇特、余非知畫者、忽然見之、亦覺心花怒開矣、因與伯達世長究問今人不及古人處、其說不能一、余笑曰、自白陽此等畫出、所以今人不如古人也、兩人亦莫能對、余曰今日但見白陽意到之作、淋漓縱橫自在、便失聲叫好、不知其平日經幾鐘、幾經推敲、大山長水、溪阜丘壑、一全具于胸中、不差毫末、然後復拋却形象、振筆直達、所以方丈之紙、勢若千里、模糊之處、具諸生蘊、所謂死骸體上活眼再開者也、今人寫得一草一木一壑一丘未有幾分相似、便從古人意到之作學起、都成淡薄、了無意致、又何怪哉、景德寺澹雲房有十六羅漢、相傳是貫休筆、余聞之二十年矣、今日偶得觀其七、筆勢遒簡精麗、凜凜有生氣、薛君叔云、不是說古人便道佳、果然奇特、余曰古人亦決有不好處、只是吾與君叔不及見耳、是日戴孟千具齋還佛場、同觀者王世周、僧雲居、默全、定空、無念、(全殿完)

